

賈子新書斟補

第一編 總論

一

賈子新書斟補

逸文輯補

附羣書治要引

賈子新書校文

寧武
南氏
校印

序

賈誼書載漢志儒家計五十八篇凡誼傳所載治安策諸疏以
及誼文載入食貨志者均散見五十八篇中蓋所上之疏所著
之書恆旨同而篇別離合省併不必盡同近劉氏端臨漢學拾
遺指爲班氏所刪併似未必然考宋代以前所徵引或曰賈子
新書或稱賈子或稱賈誼書均即今本惟卷目分併不同具見
盧序俗稱或祇標新書則稱名之訛也斯書刊本以南宋潭本
爲善如過秦論上篇雲合而響應而與下句而字中篇是言取
與守不同術是言即史記此言各本作權字詛文下篇楚師深入
與史記合各本師作沛漢藩彊篇國北最弱各本北俗激篇乘傳
然此指周文非指楚漢然此指周文非指楚漢而行諸侯郡漢書作郡國此之諸侯即彼瑰瑋篇而有布帛之
饒各本布上親疏危亂篇與諸公並肩而起同漢書他匈奴篇
連比有數比猶頻各傳職篇以道之敬與國語作臨輔佐篇春

夏秋冬馬之倫色

此即駕驪諸字各本馬作用

無奧突之位

突見莊子與窆各本作劇

先醒篇辟艸而施教

句百姓富

民恆一

各本訛挽作

道術篇

令名自命

句物自定

各本命上均較他本爲長盧校雖宗建潭

二本然恆取資他本以己意相損益誼若罕通則指爲衍羨之

文由是有誤增之失

如六術篇鑑者所以能也能即古態字言物由鑑而形也盧王能下增見字非有

誤刪之失

如淮難篇淮南王入赴爲句千乘之君爲

又有當易

而不易

如益壤篇代北邊二語是當衍而不衍之失

如益壤篇末節今所特者

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特之與

近儒匡盧失者惟俞氏平議

孫氏札迢嗣外則德清戴氏

璽海寧唐氏

仁壽南滙張氏

文均有校訂之詞惟說多亡佚師培幼治此書以爲南宋以前故本今

不克睹惟唐宋類書子鈔所引足徵建潭二本訛挽持以互勘

則知建潭各本或篇有挽文如類聚卷八所引有神農以爲走

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實之物嘗百艸察實

二字當互乙

鹹苦之味

教民食穀三十字御覽七十八引同八百三十書鈔卷八亦引

教民食穀語此蓋修政語上篇挽文初學記二十二云古者天

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隸

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帶劍無事不得帶注云見賈子卷二十

六所引又有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圈履三語此蓋

等齊諸篇挽文又御覽三百七十六所引有沸胥投塞垣之下

七字其註云匈奴號也疑亦匈奴篇挽文此佚文莫詳何屬者

也又禮篇太公弗與下類聚四十所引有文王曰發嗜鮑魚何

謂不與十一字御覽二百六同惟鮑作鮑注云太河反則所據

鮑作修政語下篇聽獄斷治下治要所引有刑仁于人者謂之仁

誅矣故三文行於政十六字下與立譚本誤於治二語接無此

則數節文此亦各本之挽文也至於句有挽字得證尤多如等

齊篇天下宮門曰司馬據類聚六十所引則馬下有門字益壤

篇高皇帝以爲不可據類聚四十所引則可下有制字又上文功臣作

有功保傳篇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潭本挽此五據意林

所引則也上有人字又下二齊字皆作楚連語篇半以爲當罪二語據治

要所引則半上有羣臣二字春秋篇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據書鈔百四十六所引則積下有疾字禮篇不登於俎據御覽二百六

所引則俎下有豆字先醒篇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據治

要所引則謂上有此之二字也上有者字修政語下夫舍學聖

之道據類聚一卷所引則夫下有人字聖下有王字立後義篇而

所以有天下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據治要所引

則有上有長字爲上有其字又下句隱其惡上又春秋篇糝食

雁類聚引作鳧雁八十修政語下篇婦爲其衣治要引作婦人

均足補各本之缺自是而外有足證各本衍文者如傳職篇教

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據類聚所引四十當作教

誨諷誦書禮不經不法餘均衍文立後義篇故天下皆稱聖帝
至治至秦爲無道別本聖帝下作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
亂據治要所引當作其道之也當也道與導同餘均衍文先醒
篇惠然獨先乃學道理矣據治要所引當作慧然先達於道理
矣則獨乃均衍文學當作達大政篇吏以民爲能不能治要引
作能否則不即否字下能字係衍文修政語下唯攻守而勝乎
同器別本勝作戰治要引作攻守戰守同器則中挽戰字而乎
爲衍文是也有足證各本訛字者如春秋篇煦牛而耕類聚十八
五煦作餉修政語下不死軍兵之事書鈔五十作兵車春秋篇小
能生大稽瑞大作巨與下叶韵階級篇近於帝上類聚上作王九十五
修政語下則已得其命矣治要已作民是也若夫春秋篇皇天
無親治要引作天道傳職篇不知日月之時節書鈔五十引作
不得節諭誠篇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潭本多挽初學記三十

引惡作思偕反作入亦均故本若夫過秦上奮六世初學記五

引奮作纘春秋篇而易一石砮類聚八十引易作得其詞雖別

義得兩通又春秋篇是夕也治要作昔官人篇憔悴類聚四十

作愁先醒篇怵怵治要引作忙忙退讓篇茆茨治要引作贅贅

此亦唐宋各本異文惟過秦下此言勞民之易爲仁意林引仁

作政春秋篇而不知大計類聚八十引計作害道術篇各得其

當白帖三十引當作常修政語上憂務故也御覽八十引故作民

修政語下民積於順治要引順作財民富且壽書鈔五十作民宜

其壽連語提石之者御覽三百七十六作以石抵之者則詞義均別

尙待折衷其有字異義同如益壤篇而虛其國類聚四十五虛

作無罪春秋篇親民如子治要如作猶論誠篇或損益助詞如

速以王禮苑義御覽三百七十五作人君是也或損益助詞如

不定篇故戰濁鹿之野書鈔一百八十戰下禮篇而可以養太子

書鈔三十七者尤不勝縷述然此猶六朝以下之本耳由是上

無以字是也

溯則周書左傳國語諸書爲賈說所本大戴漢書恆以賈書錄

入周秦兩漢諸子又與賈子所言相出入非互相勘證則訛文

莫克正疑義莫克昭如耳痺篇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藏之實

毀十龍之鐘證以淮南泰族訓燒高府之粟又證以呂覽分職篇出

高庫之兵則執當作燕與燒同義高下挽庫之二字勸學篇若

飢十日而得太牢焉是達若天地證以文子精誠篇勤苦七十七古籍

互訛日不食如享太牢又證以淮南修務訓達略天地則若當作苦

而與如同達若猶言達略時變篇胡以孝弟爲節及居官節訛

挽罕通然詞爲貢禹疏所本以漢書禹傳勘之則驕恥偏而爲

祭尊即彼傳勇猛以臨官乃驕偏二字見荀子而祭此字仍訛尊耳之訛

上挽七字隱机盱視而爲天子即彼傳目指氣使斯爲賢則天

子疑夸字之訛下文材士禹傳作壯當從之勸學篇榆鋏鉞四語及昔者南

榮佚當作侏數語解者各異然詞與淮南同以修務訓勘之則榆

銖鉞以下即彼之揄步

下有

雜芷若籠蒙目

字衍

視治由笑也步

陟二語即彼之歧涉山川冒蒙荆棘也又如先醒篇戚然二語

據說苑君道篇則在上挽不字錯當作惜修改語下故是以明

上之於君也據說苑君道篇則故爲衍文上當作王大政下國

之治政二語據周書殷祝解則衍察理在其四字

國即彼文諸侯士字亦疑

衍容經爲師之道節據繁露玉杯篇則挽時早晚三字春秋篇

而天召以妖證以新序雜事二天以戒寡人則召當作詔

我字衍

詔戒義同容經在小不寶證以淮南汜論訓不寃不塞則寶當

作室

猶晏子春秋詭壤室爲懷寶

室實義同推之大政篇使民與當從鬻子

作興禮容篇魂魄已失當從左傳作去胎教篇荷斗當從大戴

作倚

倚同欹持去也

耳痺篇衡

他本作衡

莖當從淮南

覽冥訓

作銜席

莖涉下而誤

退讓篇必誨莫令人往當從新序

雜事四

作每暮至於傳職一篇

當以楚語刊其訛

如以輔相之下挽誦詩二字制義行二語所挽尤多餘則當校以大戴

保傳一

篇當依大戴正其誤

上天子有過天當作太宰收其膳過秦以

下廿餘篇當援史記漢書之文正其衍

為如宗首篇此時而乃欲

篇數十萬之眾聚眾聚形近當依漢書刪乃聚二字孽產子篇

繡衣編經履偏諸緣證以漢書繡衣絲履則編即下偏字訛文

挽如瑰瑋篇蓄積下誤訛如過秦中循臣羣當從漢書記作大修階

節致忠折當從漢書作抗人務高行務當從漢書作矜俗激篇

行義非循當從漢書作修憂民篇天時不雨天當從漢書作

失是也又為誠之誤誠駭古通此別一例之字若孽產子篇民

賣產子漢書作僮者則篇名產字亦當改易作童此均盧校所

未及也然漢書所載亦有誤文如階級篇主爾亡家三語建本

爾作醜而漢書則作耳蓋漢書易醜為恥恥挽為耳後人據以

改本書又易耳為爾宗首篇雖堯舜不能漢書能作治蓋古字

能作台後人誤更為治推之過秦中即元元之民史記誤即為

則保傳篇明精精當直國語誤直為意此則本書之長于他籍

者也師培校勘斯書歷有年所互勘之餘間以己意相發正有

以本篇之文互證者如銅布篇言雜石鉛鐵復言雜以鉛鐵蓋

古本均作呂一易爲以一訛爲石

鑄銅篇及石雜銅亦當作呂

匈奴篇言今

天子自爲懷其民復言壞其目壞其口壞其耳壞其腹壞其心

蓋古本均作懷

此即五餌亦即下文之牽引當以作懷爲正

與漢書同嗣則均易爲

壞

此在北宋以前故宋祁以本書之壞正漢書

惟懷民之字存階級篇不及士大夫

古無刑不及士之說證以下文刑不及君子漢書作大夫則士

爲衍文容經篇姚不惛卒不妄姚卒

即

對言則姚當作佻胎教

篇威王以齊疆二語以簡公爲威王裔則王當作公

此即桓公也避宋諱

改

匈奴篇言使付酒錢又言皆謀士也證以下下奉酒及窺謀

等語則錢乃錢字之訛謀乃謀字之訛

士亦衍字

是也有以他書相

比傳者如耳痺篇何籠而自投水三語據左傳賜以屬縷之文

籠與屬縷音轉

如方言車駒隼或謂籠籠是

則籠即屬縷自投當作自殺

言揭

劍以自殺也

水爲衍文

故下復言浮江

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別本均作負室

而歸據史記范蠡裝輕寶珠玉浮海事寶室形近

與容經室
訛爲寶同

室當作寶負與載同匈奴篇幸假之但樂據琴操怨曠思惟歌

元帝爲匈奴陳倡樂則但當作倡

孫氏札逯有此
說惟未引琴操

是也有據字

形正其誤字者如時變篇衣服循也循當作修矯誣而家家美

美當作羨權重篇未在所制制當作刑形刑古通

如淮南一人
之制文子作

是淮難篇解之金道以爲之神神當作綫

如呂覽尊師篇
綫綫訛爲神是

金當

作釜釜嚴古通是也有據字形定爲衍文者如階級篇則苟若

而可若即苟字之訛

漢書
同訛

審微篇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啟疆

即辟疆之訛大政篇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政即故字之訛是也

有據聲同定爲通段者如孽產子篇苾施與左傳差池文選傑

池同容經拂然與大戴拂然呂覽艷然同等齊篇撰然同選數

寧篇疑尊同擬道術篇假諠爲怛匈奴篇夫或人即彼國人是

也有審文正其衍稅者如等齊篇御既已齊已與既同當刪既

字淮難篇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王下當補於字是也若夫詞

又幽眇非釋弗明亦疏通證明以更舊說又左氏國語賈所稱

引恆爲故誼

如大都篇陳蔡葉不羹即左傳四國蔡葉形近故傳挽葉字又審微篇賞于奚以溫足補左傳賞邑

之缺

意有所伸亦加筆述萃爲三卷顏曰斟補因思荀韓之書

長沙二王已撰集解賈書雖稍後然洞悉六藝疏通不誣前制

故言託斯可考集解之作闐然莫聞則旁掇眾說以治賈書文

宗潭本例宗王氏固師培有志未逮者也

賈子新書斟補卷上

儀徵劉師培申叔

過秦上

正文均據盧本

兼

建本

韓魏燕

潭本燕下有楚齊二字

趙宋衛中山之眾

案魏趙二字疑係衍文知者上文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又言約從離衡是齊趙楚魏四國已見於前此文云兼史記秦始皇本紀作並均爲及與之詞則均四國以外之國矣惟此無齊楚尙足考後儒妄增之迹並足證史記魏楚趙齊四字亦出俗增風俗通義皇霸篇曰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僅衍魏趙二字亦無齊楚是其證也又下文六國指三晉齊楚燕言九國則合以宋衛中山當从史記索隱說